■瑞安方言系列7

“蚂蚁”有文化，“蚊虫”是英雄，“密更更”是个另类

瑞安话白读法很有意思

■记者 林晓

上一期，我们在“瑞安方言系列”文章《京剧念白也有方言音 瑞安话的“白口讲”是白读法》中，讲到了京剧在瑞安的历史很有渊源。京剧念白也有韵白、京白、方言白等等念白的方法，这一点与瑞安话的“白读法”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某些汉字在方言中有两种读音，称为文白异读，这是汉语方言中一种特有的现象。白读音代表较早的历史层次，文读代表较晚的历史层次，普遍来说，文读相对接近普通话，这一点如瑞安人的“白口讲”一样，为“白读”。

此外，我们还讲到了文白异读相互渗透。在瑞安话中，文、白读音丰富多样，变化复杂，使方言词语更加丰富。但多数词的文白读音是相对固定，不能任意变读的。

这一期“玉海楼”栏目，我们继续关注瑞安话的文白异读。

“蚊虫”是瑞安话中的英雄

讲起瑞安话的文白异读，很多读者都有兴趣。有一位读者来电说，以前曾执着于瑞安方言的正字写法，有好多字写不出来。如“蚊虫”这个词语，按瑞安话的讲法，应为“门虫”，那么，这个“门虫”用“门”字代替对吗？如果不是，应该怎么写呢？

这位读者坦白说，之前他都写作“蠓虫”。一来是“蠓虫”在瑞安话中的读音更接近“门虫”，另外，看起来，蠓虫与蚊虫也差不多，有可能在古代就是这样代替的。

古时候的“蠓虫”是蚊虫吗？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一回中，有一段湘云与翠缕的对白，其中翠缕道：“难道那些蚊子、蛇蚤、蠓虫儿、花儿、草儿、瓦片儿、砖头儿，也有阴阳不成？”可见，这里“蚊子”与“蠓虫儿”是两种东西，是分开来说的。

章炳麟在《新方言·释动物》中解释：“今所谓乱飞小虫如蚋者为蠓虫，广东谓之蠛子。”

确实，蠓虫与蚊虫很像，是蠛蠓之类的小飞虫。但其体型微细，比蚊子更小。在炎热天气的稻田边、山路中，这些蠓虫会跟随着人，聚集起来像雨，群飞塞路，瑞安人称其为“蚊蝇”，音似“门印”。

既然“蚊子”与“蠓虫”是两种东西，那么把“蚊虫”写成“蠓虫”肯定不对，其写法是怎么样的呢？

原来，这就是“蚊”这个字在瑞安话文白异读中，引起的误解。

事实上，“蚊”有两种读法。讲“蚊虫”时，音似门，叫做“门虫”，读时重唇，这是白读法。还有一种读法为文读法，音似文，读时轻唇，如“蚊香”。当然，瑞安人称“蚊香”时，一般讲成“门虫香”，这就是白读法借助一些固定词组反抗文读法的表现。

比如“蚊香”音似“文香”，用文读法讲起就怪怪的，只有讲成“门虫香”，听过去才顺耳。从这一点讲，好象“蚊虫”是代表本土元素，抗拒共同语（文读法）同化的一个英雄。

比“蚊虫”更有文化的是“蚂蚁”

如果称“蚊虫”是抗拒共同语（文读法）同化的英雄，那么，“蚂蚁”则更有历史渊源、更有文化水平。

蚂蚁的“蚁”字也同样有文白异读。

“蚁”字在瑞安话中的文读法为“议”，如“蚂蚁”读作“马议”。但是，从来没有人说蚂蚁是“蚂蚁”，都称其为“虎咬啊”。

“虎咬啊”是白读音，其中的“咬啊”二字合成一个读音，似“眼啊”音。如“白蚁”、“虎蚁”中的“蚁”就读成“咬啊”。

“咬啊”不仅是白读法，还是个古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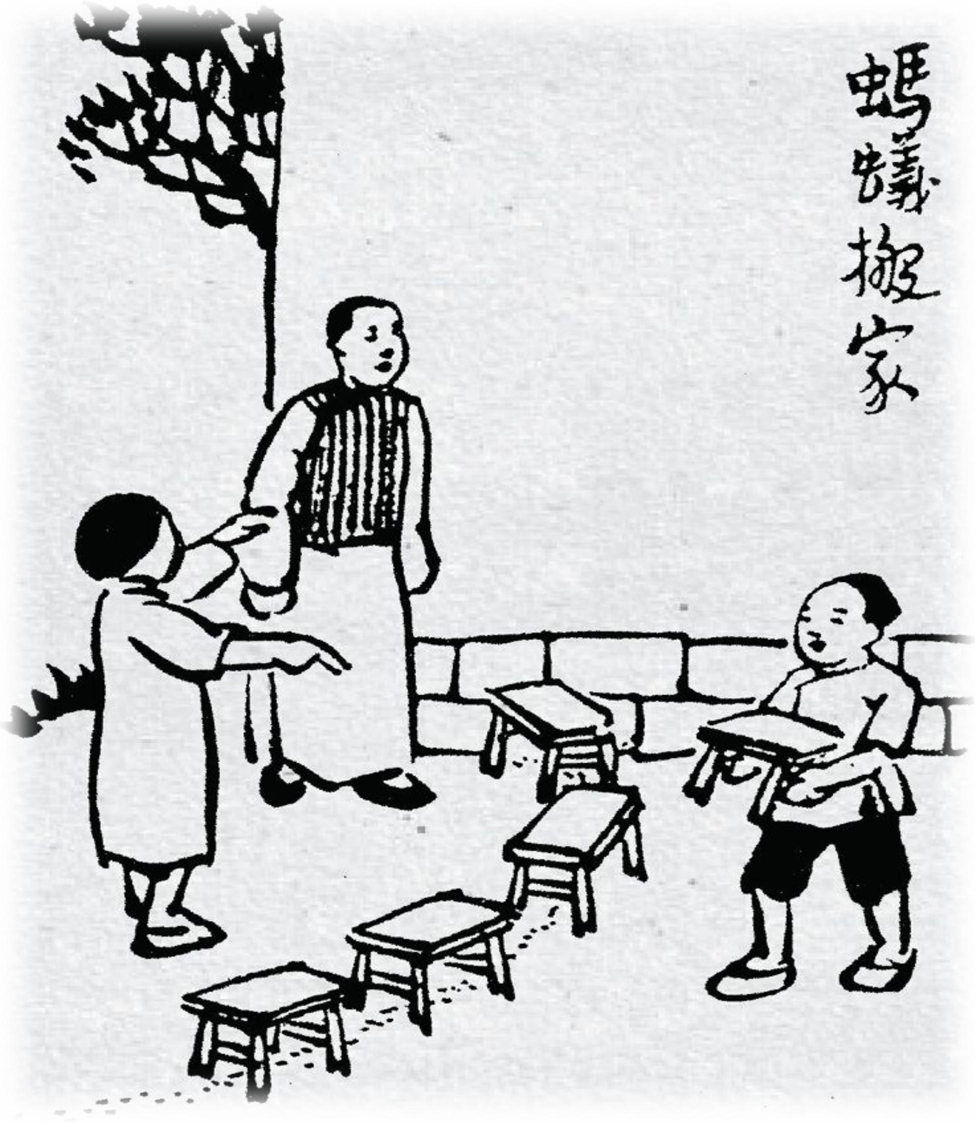
古音是指汉语的古音系统，又称上古音，指周秦两汉时代的汉语语音系统。20世纪20年代以后，学者又把周秦时期的语音，和隋唐时期的语音统称为古音，前者称上古音，后者称中古音。

瑞安话中的“虎咬啊”，是方言入声字有特别的声调读法。“咬”字入声读的很短促，其实是在韵母后嗓子紧缩一下，又轻轻带出一个“啊”，连读成音。

讲到了“白蚁”和“虎蚁”，不得不带一个“白蚁龙”。瑞安人称壁虎为“白蚁龙”，是因其食白蚁、蚊蝇为生，也是个远古的小动物。

另外，“蚂蚁搬家”用瑞安话讲是“虎咬啊搬窠”，这里就是用白读法。如果用文读法讲“蚂蚁搬家”也可以讲，但文读法听起来很怪。

遥想几千年前，我们瑞安的先民们用“咬啊”二字代替“蚁”字发音，成为古音白读法。这样的古音发音，既能窥测其字义上的意思，也能表现其音韵上的变化。



白读法层层积淀，越来越少

白读法是瑞安的方言土音。打个并不适当的比方，好似我们就是这里的原住民、土著人一样，将先辈们的语言继承下来，在继承的过程中，语言层层叠叠积淀，越是上面的语言越新鲜，也更容易被官话（文读法）同化。

一般来说，方言中固有词语、日常生活上常用的动作、器物、语法功能词多是白读。比如，我们上面讲到的蚊虫、蚂蚁等，这些曾与先民一同生活的小昆虫、小动物等等多用白读法。

而借自于古代文言文、官话或现代汉语（普通话）以及其他不同方言的词语、科学术语、成语、专有名词、姓名等则多是文读法。

在日常生活，老一辈的瑞安人多用白读法。在年轻人、教育水平高的人、会说普通话的人中，更多使用文读法。

可以想像，瑞安话中原本保留着三国时代、魏晋南北朝时代的汉字读音，成为该语言的“白读层”，至唐、宋以后又引进新一套可能与当时官话类似的读音，又形成了瑞安话的“文读层”。

在瑞安话中，“白口讲“的白读层与“文绉绉”的文读层，通常代表该语言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中接触当时代某种汉语（通常来自北方）的读音，从而像地层一样有所积淀而并存。越到地层的上面，语言越被同化。

所以，白读法在今天的瑞安话中，呈越来越少的趋势。

黄昏蚊虫密更更，不如天光起五更

在不同的环境中，文白异读也不一样。正式场合多用文读法，日常生活则多用白读法。尤为难得的是，特别在瑞安话童谣、山歌、曲艺等等表演中，白读法几乎全部被保留了下来。

瑞安童谣《懒汉歌》是这样的：“天光露水白洋洋，宁(甚)教日昼晒太阳；日昼太阳上晒落，宁(甚)讲黄昏夹暗摸。黄昏蚊虫密更更，宁(甚)教明朝天光起五更。”

这段童谣中，很多字、词有文白异读，多种读音。以“黄昏蚊虫密更更”为例，我们讲一下其中的文白异读。

黄昏，用瑞安话讲，音似“闲婚”，其中把“黄”读成“闲”，是白读法。“黄”还有文读法，如黄河、黄豆等。

“昏”字也有文白异读。“昏”读作“分”，是文读法，如：昏君、昏昏沉沉，头昏脑胀这几个词，分别读作：“分君、分分沉沉、头分脑胀”。

常听温州鼓词的人，最有文白异读的理解能力。鼓词中常有“昏君啊……”台词，词师演唱时，就用“分君”。

“昏”字的白读法，音似婚。最普遍的一个词是“黄昏”读作“闲婚”，还有“昏迷”读作“婚迷”。“蚊虫”二字上面已作解释，这里不讲。

“更”字也有文白异读。在更新、更改、更换、更正等词语中，读作“耕”，是文读法。在“打更”中读作“皆”，是白读法。但在这段童谣中，为了压韵，读作“怪”，去声，一句话连起来的读音似“闲婚门虫密怪怪”。

“密更更”三个字最有意趣。“密”是形容词，表示稠密，很多的意思。“更”是副词，是更加、更多的意思。

其实上，“密更更” 用副词“更”后置于形容词，表示程度的加深。在汉语中，应表达为“更密”。为什么是“更更”呢？这是“更”字的结构重叠，重叠在形容词之后，表示程度的极大加强。

曾有语言学者认为，象这种“形容词＋副词”的格式，一般是没有重叠形式的。但在瑞安话中“密更更”就是个另类，可又令学者专家有一番见解了。